

离家没多久,还没想家,倒是想荠菜圆子了。

你能想象荠菜圆子有多好吃嘛?桥头荠菜花剁碎,拌上香菇丁、香干丁、香肠丁,拌上荤油麻油酱油,炒个半熟,包在面团里,热水煮开,咬上一口,那个好吃。

自从上大学,认识的很多人,都不曾吃过咸圆子,完全无法想象荠菜圆子是什么味道。我想不通,觉得倘若人活于世与荠菜圆子无缘分,那才叫一个遗憾。很多人生命中对于荠菜圆子一无所知,那倒也罢了;有人置若罔闻,错过就错过,也罢了;最可怕的是,明知这好吃,明明特别喜欢吃,然而荠菜圆子与隆冬腊月春节元宵更配,可风尘仆仆赶回家,家中一派年货,大鱼大肉山珍海味,每道菜没动一筷子已经吃饱了吃撑了,你看着那锅里的荠菜圆子,能不望洋心叹吗?!你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但是你拿它没有法子!你丢不下蟹黄豆腐,舍不得藕夹子,还得顾及红烧狮子头,那寒冬冻出来最好吃的一株小青菜,也在等你!旁边的冷盘呢,冰羊肉,卤牛肉,猪头肉,香肠,水晶肴肉,蒲包肉,鸡肉鸭肉鹅肉,不叉上两筷子,对得起谁?只能委屈你了,荠菜圆子!

今天中午公司食堂的菜,不怎么对我的胃口,看着实在不想吃,只打了一碗酒酿圆子。

甜甜的酒酿,精致的芝麻馅儿圆子。而我满脑子都是荠菜圆子,荠菜圆子,荠菜圆子。我估计今晚的梦里,都能梦见,荠菜圆子。

看过一篇文章,讲留学生的乡愁,便是买回来一堆家乡的菜蔬,生锅热油,噼里啪啦又煎又炒,然后将热气腾腾的菜肴稀里哗啦下了肚,乡愁便稀释了许多。

一年多来,身在异乡为异客,幸好上海包容了太多的异乡人,除却一些大爷大妈,大多市民已然习惯周围充斥着外地人。远离父母在外,终于发现,跌倒有多痛,爬起来有多难,成长就有多快。以前会抱怨,会哭,然而循环往复几个轮回,现在反而淡然了,理解了一点人情世故,理解了一点人性与天意,如今即便跌倒了翻个身就能起来,摔了一跤,有时还能摔清醒,站起来往前走,反而走得更快。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苦难。如果你没有,那是上天对你的眷顾,或是有人替你扛下来生活的重担。你太幸福了,为什么不知道惜福呢?

我们一生都在规避风险。因为规避风险,我们努力读书考大学。因为规避风险,我们争取找一份稳定而安逸的工作。为了规避风险,我们希望钱多事少离家近,我们憧憬位高权重责任轻,这是人性。而年少的我们曾经一意孤行要背包闯世界,要去面对各种各样未知的未来,因为我们年轻有冲力,有资本,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能受伤也能舔伤,相信自己能爬起来。一个少年关于征服山川河流与孤寂苦难的青涩想法,想来也颇为合理。经摔的人能更快地爬起来,而从未跌倒的人偶尔一个趔趄可能从此一蹶不振。一帆风顺是我们所憧憬的,却可望而不可得。风险前来敲门的那一天,谁躲得了?

我大三暑假一意孤行去四个省旅行二十余天。我能想象父母在家有多担心有多沉重,看了多少新闻,关心地震火灾水灾鼠疫。在贵州的时候,离开西江苗寨那天,侗寨走了火。我前脚到了兰州,玉门关出了肺鼠疫。我借住在青海深山之中,由于信号问题打回家的电话没几分钟就断,短信有时候两小时也发不出一条。我回家那天全国处处航班限制流量,我在机场安排的住所彻夜未眠,只为洗刷了在藏乡借

一日清晨,我打开门,忽然发现一直放在大门两边的铁树不见了,我的心像被针戳了一般难受,一连几日,整个人似丢了魂,心里空落落的。这两棵铁树跟了我们十几年,我对它们有特别深厚的情感!可是现在它们离开了我,想着它们,我与铁树的情缘便历历在目……

那是一个景色迷人的春天,男友(当时他还没得到爸爸的认可)在山东当兵,探亲期间我陪他到处逛,偶遇两盆大铁树,这铁树生得碧碧绿绿,蓬蓬勃勃!喜欢花卉的他一看就有点心动,再加上卖花人一吹捧,说这两棵铁树如何如何之好,一般市场上都是经过移栽的,回家很难养,这对铁树不但是老土好养,而且还是“一公一母”,你运气好,碰到这千载难逢的机遇。我发现,男友听着听着发光的眼里流露出欣喜,似乎这铁树还包含着另类的情感。尽管它们价格不菲,男友还是把它们买回了家。

值得欣慰的是回家后真的像卖花人所说,铁树养得出奇的好。颜色青绿没有一丝枯黄,造型美观没有一丝歪长。它们是放在我家门口的,一边一棵,真的有说不出的大气,村里人从我家门前走过,都情不自禁地停留一会,欣赏这对铁树的英姿,还留下许多赞美的言词。爸爸从此对我的男友也多了一份喜欢!

男友回部队,不喜欢养花的爸爸对花木也研究上了,平时不再闹着,偶尔施施肥,松松土,浇浇水。在他的细心呵护下,铁树很争气,长得漂漂亮亮的,居然还奇迹般地开了一次花。都说“铁树开花,哑巴说话”,可见爸爸对它们花了多少心血哦!铁树开了花,也是吉祥的征兆,对此,我们全家都很高兴。那棵“母”铁树还让我们做了不少好事呢!——从旁边冒出来的小铁树都被村里人挖去

荠菜圆子

□ 庞博

晨到达公司连上 Wi-Fi 看到空间最近访客里我的父母的时候,我觉得,现在也许,也许从我离开他们身边那一刻,这种悬悬而待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每当我在空间发完一通牢骚,自己爽快得快上天的时候,妈一个电话过来:你不要拼啊,悠着点,我们慢慢的,享受生活……

我不怕呼天抢地一吐为快。我就怕自己痛快淋漓浇完心头块垒之后,这个让我哭笑不得的电话。

多少年前,我感叹那个渔夫和商人的故事,商人的终极梦想,只不过是渔夫的当下,海边上躺着,舒服地晒太阳。之于光阴万载,浩瀚宇宙,他俩如蝼蛄如蚂蚁,没有区别。然而我相信,之于个体,区别一定是有有的。只是菩提树下坐千年,不如跋山涉水穷尽劫难后的幡然顿悟。试问读什么书听何人言,能有亲身体悟悟得彻呢?

为什么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从蹒跚学步的孩童开始,父母长辈想尽办法,不让我们栽跟头?我们一直在绕开风险,规避风险,我们的终极目标,父母的终极目标,仿佛都是创造一个和谐温暖没有阴雨没有雷电没有丑恶的温室,荫蔽你,荫蔽你的一生,甚至荫蔽子孙万代。

为什么不能直面苦难?是父母能呵护你一世?还是你一笑倾人国再笑倾人城?你是力能扛鼎?还是国士无双?

可是,他们真的永恒无疆,万保无虞?

所以,我尊重那个夜间十点出摊卖烧烤的中年夫妻,我尊重那个每天摆出煎饼摊来的年轻人,我尊重小区门口带着老花眼镜踩着缝纫机的老奶奶,大家都靠自己吃饭。钱不是省出来的,是你走出去,才能挣回来的。

每当我写这些黑鸡汤的时候,写这些人生并不如意并不轻松甚至略带苦楚的话题时时候,我都在想我的父母是不是心酸苦楚。为了顾及亲人的感受,避免不必要的担心,的确会阻碍写作者的铺采横陈。不过我一直克制,尽可能还原,让他们知道离家在外的琐碎日常,让他们知道一个县城孩子在魔都的每一个脚印。也许会难受,会痛,会忍不住一个电话打过来,甚至会哭。不过,会好起来,会习惯。直到有一天,会为我骄傲,因为我而安心。就好像刚工作的时候,初临办公室人情世故,会难受到彻夜未眠。现在,天大的事情,我照睡不误。只有足够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才能经得起挫折。倒得下去,爬得起来,吃得了亏,也翻得过身。

否则,一个小小的挫折,只怕打得你一蹶不振。何况倘若世道无常,晴天霹雳呢?你还能冷静?还能好好活下去?哪怕为了一个荠菜圆子?

荠菜圆子,想想,这就是一个温馨而美好地行走于世的理由。

所谓梦想照进现实,就是这样的吧?

当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候,起身洗漱,把棉被在阳光下的飘窗上摊开。

当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候,将需要缝补的衣裤交给楼下带着老花眼镜的老奶奶,在年轻夫妇的煎饼摊上,吃一顿饱饱的早餐。

当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候,暂时搁置求之不得的荠菜圆子,默默骑车去最近的咖啡店坐下,在熙来攘往一片喧嚣中,开始一天繁杂琐碎的工作。

宿的风尘。我在外如何生活,其实也不算苦累,更不危险,而父母的想象之中,就不知道是何种惨烈的画面了。我能猜测他们心里有多苦,我也能猜测人越年长越是敬畏天地越是胆小怕事。不过现在,当我早

难忘那一年的夏栽

□ 朱禄山

那是一九七三年的夏季。那一年,我刚刚二十岁,在生产队担任队长。那个年代,科学技术没有今天这么发达,生产力没有今天这样发展,物质财富也没有今天这样丰富,但人们的思想纯洁、善心清澈、民风淳朴、世情纯真、守望相助。那年的夏栽经历,使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我们生产队有近二百亩土地,但人口一直徘徊在60人左右,劳力和半劳力占人口的一半还不到,是一个典型的人少田多的生产队,平时劳力就显得十分短缺。一到“四夏”大忙,各种农活纷至沓来,尽管我带领生产队社员起早带晚加班加点地大干、苦干,农活的进度总落在其他生产队的后面。那时许多农活都还是传统的耕作方法,收割、栽插全靠人工。因而一到夏收、夏栽时,劳动力倍感缺乏,恨不得把年过八旬的老人都请下地干活才好。那年秧门已开(即开始栽秧)了十几天了,由于生产队里有几个妇女夏收大忙累倒,能下田插秧的妇女还不到十人,队里的秧勉强栽了一半,按这样的进度,还需要十多天才能关秧门(即栽秧结束),急得我团团转。正当我心急如焚时,公社驻队干部郭科长到我队了解夏栽进度,我如实汇报了我队的插秧情况,以及进度不快的原因,其实不汇报也能看到。郭科长为我队的栽秧进度慢急得不由对我大声说:“许多生产队都已关秧门了,你们队还有一半田的秧没有插,太慢了,再说时间拖得太长也会误了季节,影响产量。”郭科长的一番话,让我十分内疚和不安,惭愧地低下头。郭科长似乎意识到他刚才说话态度有点简单粗暴,于是又和缓了语气说:“能不能想想办法,加快栽秧进度?”郭科长的话提醒了我,他刚才不是说许多生产队已关了秧门,何不请已结束栽秧的生产队社员来帮忙呢!我的这一想法得到郭科长的认可,他马上高兴地说:“屯沟大队不少生产队已经关了秧门,我马上回去帮你联系,下午给你回信。”就在当天下午,郭科长如约而至,高兴地告诉我:“找了屯沟大队三个生产队长,把你们队的困难一说,都答应无条件派人帮忙。大概统计了一下,有七十多个栽秧手,六七十个挑秧的。哪来栽秧,时间由你们定。”我连忙表示谢意,并和郭科长初步商定了来人帮忙栽秧的日期和各项准备工作。还对一些具体事项进行了落实:如来人招待吃一顿饭,两个“腰餐”;来人只管栽秧不拔秧;来人不带秧绳,我们放好秧格(正常情况下,栽秧的自己带一根塑料细绳拉成宽一米多一格,再在这格子里栽六行秧,当时称为六行条栽)等等。第二天我安排队里社员紧锣密鼓地做好各项准备:平整田块、撒好化肥、放好秧格、拔好小秧、安排伙食。

在约定的第三天一大早,屯沟大队来帮忙的社员在各自队长的带领下,陆续来到我们生产队田头。我向前来帮忙的人们一一打招呼,表示欢迎和感谢。这么多人下田栽秧,为了提高效率,我特意安排队里三名栽秧特快的男社员“打上趟”(下田领头栽秧)。这激起了外来帮忙的人们特别是女社员的好奇心和好胜感,她们认为我们队里的男社员太不自量力,竟敢“打上趟”,这太小瞧她们妇女了。语言上谁也没有表示,却在行动上拉开了架势。当大家一字儿排开,那场景好不热闹、壮观。外来帮忙的,加上自己队里的有八十多人,一趟秧就能排下几块地。此时竞争也在无言中拉开了帷幕,排在下趟的妇女们一下下田就迅速栽起秧来,她们憋着一口气,决心把敢于“打上趟”的男社员甩下来,挂挂相(即现丑)。她们殊不知我们队里的男社员个个都会栽秧,而且栽秧速度绝不逊于女社员,这也是长期劳力缺少被逼出来的。没有金刚钻,怎揽瓷器活,岂是她们想用就能用下?只见我们队里的那三名“打上趟”的男社员,左手满抓一端秧把,手指快速地分拨着秧苗,悬空离土寸许,右手飞快地把一簇簇秧苗插入泥土中,头随着右手的插秧动作上下点动着,那熟练流畅的动作简直就是一场艺术表演。时间在人们无声的竞争中飞逝着,我们生产队的那三名男社员依然在整个栽秧队伍的最后面快速插着秧,领着趟。那些外来帮忙的女社员们这才感到,她们是不可能甩下“打上趟”的男社员的,能够赶上趟(即进度)不被甩下来就不错了。我们队里田块南北有一百多米长,一趟秧需要一个多小时才能栽完,最终首先上田埂的还是那三名男社员。那些外来帮忙的女社员们这时才由衷地心服口服,露出钦佩的神情。当第二趟秧开始时,我们生产队的那三名男社员请外来帮忙的女社员们先下趟,以示尊重。那些女社员们连忙婉言谢绝。依然率先下田打上趟的还是我们生产队的那三名男社员。这时秧田里的气氛轻松了许多,并逐渐活跃起来,欢声笑语不断。我们生产队的女社员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秧歌,外来帮忙的女社员们也放下矜持,先后和起了秧歌。人们在歌声中,缓解了疲劳,忘记了苦累。随着时间的流淌,水田在人们面前逐渐变成了成片黄绿的秧田。

那一天,在外来三个生产队的近八十名男女社员的支援帮助下,我们生产队就栽插完近六十亩的秧田。傍晚收工时,我提出要向前来帮忙的人们支付报酬时,三个生产队的队长和社员们都坚决不要报酬,并且说帮这点小忙,付报酬就生分了,谁家没有困难,帮一下是应该的。最后我只好代表全队的社员向他们再三表示感谢。

这件事虽然已过去了40多年了,每当夏忙季节来临,我总是回忆起那一年那一天的夏栽情景,回味并留恋那时的人与人之间的纯朴真挚、守望相助之情。

冬日荷塘(外一首)

□ 杨正彬

此刻的你其实在想
如何退出江湖的险恶
红尘的是非在你
原本就当一种过往
谁能封住时空的漏斗
把永世的芳菲塞进
感伤的薄命红

水退了,石出了
冬日瘦成嶙峋的池塘
你用揪心的败叶断茎
救赎你曾经的短暂繁华
把一支映日的红莲

与浮云蜻蜓蝶影蝉鸣一起
退回宿命的轮回

风暴来袭

这场风暴来势汹汹,带着
冷的刀,雪的白,狂野的嘶吼
天地混淆了各自的界线
众多的飞翔让出了习惯的空间
河流潜伏起来,连同昨天的奔腾
它们深谙迂回战术如何回避锋芒
懂得在大规模兵团作战与游击战中作出取舍
微小的咳嗽和灯火飘摇不定
隐痛的村庄随时陷入坍塌直至沉没
十万火急的电报在庄稼地里
以官方红头文件的形式迅速传递
蔬菜、种子、柴火、电暖设施等均已就位
关于防寒抗冻的来龙去脉天下大白
而我在肆虐的风暴中却越陷越深

铁树记

□ 张梅

如今,昔日的男友已成了两个孩子的爸爸,那两盆铁树陪伴我们度过了十几个春秋。铁树现在已经高大了很多,还是那么活力旺盛,四季常青,一身正气!

现在,不知是谁把它们带走了,我实在是接受不了这事实。这段时间很消沉,我疯狂地寻找,也报了警。在警所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看画面模糊的监控,明知是徒劳,也久久不愿离开,希望从里面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一见到人家门口有铁树都会看了又看,看了再看,真希望那就是自己家丢失的。一次次失望,心里难受到了极点……

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梦见心爱的铁树像将军一样站立在一栋大别墅的门前,英姿飒爽,刚正不阿!它们好像又长了新叶,嫩嫩的叶子均匀地排开,像孔雀开屏。一阵风吹来,枝叶摇晃,仿佛是在跟我打招呼。我忍不住用手去抚摸它们,却被它们那尖尖的叶子刺醒。一梦醒来,我心里也平静了许多。我想,带走它们的人,一定是喜欢上了它们,一定会像我们一样呵护它们,伺候它们。让它们居住在豪华的环境里,这样才更能显出它们的威武庄严,美丽大方!也许在新的地方,它们会把生命中最美丽的东西绽放出来,给人以更多的愉悦和向往……

这样想着,我很欣慰,阴霾的心一下子明亮起来!

文游基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